

论阿富汗战争

78481

国防大学出版社

论阿富汗战争

(内部发行)

国防大学出版社

831197

论 阿 富 汗 战 争

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新华书店经销
龙门口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印张：6.25 字数：135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北京）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统一书号：ISBN7—5626—0026—0/军·0017
定价：1.10元 （内部发行）

出版者的话

1986年9月，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中国中东学会和国防大学在北京联合召开了“阿富汗战争”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学者和专家发表了颇有见地的学术文章，从军事、政治、战略和作战行动等方面对阿富汗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探讨。现选择其中15篇文章汇编出版，以飨读者。由于论文取材不一，思考的角度不同，其中的观点也不尽一致。既然是学术讨论，编者本着“百家争鸣”、尊重作者本人意见的原则，在编辑时除作了些技术性处理外，均未作改动，文章的观点、看法只代表作者本人。

这本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国防大学科研部黄玉章部长的热情支持和指导，在此，特表示谢意。

1987年2月

目 录

阿富汗战争性质及政治解决的前景·····董振邦(1)	
苏联侵略阿富汗战争的军事行动特点 ·····王海运 周毅(29)	
苏军在阿富汗的对策·····刘永平(42)	
苏联侵阿局部战争和阿富汗抵抗运动·····何金铠(51)	
对苏侵阿战略问题的几点浅见·····汪受田(64)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与阿富汗战争·····马晋强(77)	
阿富汗当前局势及其趋势·····高恒(95)	
阿富汗事件对南亚形势的影响·····刘津坤(105)	
苏联会很快从阿富汗撤军吗? ·····郭思勉(110)	
走向何处——阿富汗的游击战争·····鲁胡春(122)	
团结和战斗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前提·····王修才(133)	
对苏联从阿富汗撤军问题的初步看法·····黄天莹(145)	
阿富汗战争的出路何在·····花开琼(156)	
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发展前景·····武爱琴(172)	
阿富汗问题和克里姆林宫面临的选择·····陈雄(179)	

阿富汗战争性质及政治 解决的前景

国际广播电台 董振邦

阿富汗战争的发生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从纵向来看，由于阿战略地位的重要，俄国人自沙皇时代起就对这个地方垂涎三尺。近几十年来，尤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一直在加紧对阿渗透并竭力操纵阿事务；从横向来看，目前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加剧，苏欲与美争霸则迫切需要以阿为基地南下暖洋。在这种情况下，苏悍然发动战争，是克里姆林宫权衡利弊、经深思熟虑才做出的决策。因此，今天我们研究阿富汗战争问题也须追根溯源，从几十年来苏对阿的渗透谈起。在本文中仅谈以下五个问题。

一、苏对阿逐步渗透与幕后操纵

阿富汗从军事地理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个国家位于苏联、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和印度之间，虽称之为小国，然而其领土面积为65.5万平方公里，并不算小。法国面积不过55万平方公里，大不列颠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只有24.4万平方公里，它们都还没有阿富汗的面积大。由于军事上战略地位的重要，从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皇帝亚历山大远征始，阿一直就是波斯、印度及中亚诸帝国激烈争夺的目标。喀布尔被称为“通往印度次大陆的钥匙”，阿古代流传的成语说：“只有占领喀布尔的人才能成为印度斯坦的君

主”。

在公元1747年阿富汗作为一个国家出现之前的两千余年中，这里一直是征杀角逐的战场。公元前4世纪的马其顿皇帝、公元前3世纪印度的阿育王、公元前1世纪大月氏民族、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人，随之出现的蒙古人的莫卧尔王朝、波斯人的萨珊王朝等，都曾经占领过这个地方。

阿富汗于1838年至1919年之间曾发生过三次抗英战争。英帝国妄图吞并阿富汗、独霸南亚次大陆的美梦由于阿人民的顽强抵抗而破灭，这是举世皆知的。但是阿北方的俄国自沙皇时代就觊觎阿富汗这块土地，它的策略不象英国那样明火执仗，却是在悄悄地吞噬和蚕食阿富汗的领土，暗暗地向阿渗透，同时也找机会趁火打劫，比如，19世纪末期，在伙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并瓜分利益的同时，沙皇俄国也用武力占领了当时属于阿富汗的大片土地。

现在的阿富汗北面与苏联的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三个共和国接壤，有2300余公里的共同边界，这两个邻国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相当微妙。苏联政府在向阿富汗逐步渗透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妄图长期操纵和控制阿富汗，直至1979年才孤注一掷地大规模武装入侵。因此，阿富汗战争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苏联坚持推行霸权主义扩张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阿富汗人民认清“友好邻邦”真面目的契机，是阿民族觉醒的开端。

近70年来，不论对阿富汗哪一届政府，苏都曾给以“大力支持”。比如：查希尔国王的君主立宪政府，达乌德的以上层贵族掌握实权的共和国，1978年4月靠政变上台的塔拉基和卡尔迈勒，直到现在的纳吉布拉，都曾得到或正在得到苏联的支援和庇护。纵观这一历史演变过程，其中有一个特点

就是，每当阿各阶层人民对苏联支持或亲自扶植的政权不满时，只要局势稍有动荡，苏就会毫不犹豫地停止支持和援助，重新物色人选，施行换马术。几十年来的历史总结，使许多现代阿富汗历史学家提出一致的论点，认为阿富汗民族在历史上虽曾三次击退明目张胆、公开武装进犯的英国侵略军，但嗣后对于苏联的渗透与控制未能保持足够的警惕。而几十年来苏始终在竭力控制阿政府，使其在苏联的羽翼之下，为苏的扩张政策效劳。

几十年来，苏一直以阿人民“真诚朋友”的面目出现，以经济援助之名，行掠夺榨取之实。阿富汗因地理位置的限制，没有通向公海的道路，在经济上面临不少困难，而这个国家丰富的农牧产品，如：小麦、棉花、水果、罂粟、紫羔羊皮非常出名。还有矿产储量据说也十分可观，但详细资料始终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如煤、铁矿石、铬、铍、青金石、重晶石、银、石英、铜、铀以及名贵的红宝石等。由于运输困难，这些矿产迄今大都尚未开采。而目前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天然气，几乎全部向苏联出口。苏联从阿富汗得到的除金属矿产、天然气、棉花、珍贵的紫羔羊皮之外，还有大量鲜美的水果（阿富汗人说，许多新鲜水果普通百姓尝也尝不到，多年来一直是专供运往苏联的），而苏给予阿富汗的主要是一些工业产品，大自水泥厂、面粉厂及一些水利灌溉设备，小至火柴、刮脸刀片等等。此外，供给阿越来越多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淘汰的苏制坦克、枪炮。这些武器一方面换去了阿富汗大量自然资源和农产品；另一方面又起到了逐步向阿军队渗透、使苏联军事指挥及技术人员打入阿军队的作用，可谓一举两得。

苏联不仅从经济和军事方面向阿渗透，掌握了大量情报，

而且还竭力通过文化教育等途径在阿青年中培养亲苏派。自本世纪50年代起，苏每年都接收阿留学生去苏学习语言文学、科技工程、医药卫生及军事理论。此外，苏还利用使馆等驻阿机构大力进行培养训练特务分子的活动，利用苏设在喀布尔的“文化中心”拉拢和影响阿富汗人对现实不满，特别是使具有一定民主思想的进步青年成为“亲苏派”。比如塔拉基和卡尔迈勒等人就是自50年代起经常出入苏驻阿使馆和“文化中心”的知识分子。他们去那里借阅图书资料，翻译和印制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及理论文章。这些人的秘密活动联络点，实际上就设在苏联使馆。查希尔国王政府尽管对他们的这些活动感到不安，并且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如：将塔拉基著的以反高利贷剥削为主题的小说《班克游记》列为禁书，不准公开传播、出版和发行马列主义书籍等），但是，对于苏联使馆却始终未敢限制和抗议，惟恐遭到苏联的报复与刁难。于是，俄国人更加有恃无恐地利用“文化中心”大量吸引阿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扩大苏联的影响，宣传“苏联的社会主义美好社会”，煽动他们对现政权的不满，训练特务，搜集情报，在思想上、组织上为“革命”做准备。60年代初期，阿富汗经济空前困难，查希尔国王为了稳定国内形势，一方面在国内宣布“实行民主”，“恢复民主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苏联，寻求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苏又借机与阿签订了一系列经济贸易协定，军事合作协定，以及在教育方面帮助阿培养人材的项目，从而使苏得以通过合法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向阿渗透。

1965年前后，查希尔国王与达乌德首相的矛盾加剧，查为缓和国内动荡的局势，转移人民视线，免去了达乌德的首

相职务。苏趁此时机，一方面暗地里积极扶植达乌德，一方面又支持国王修改宪法，其中规定：“首相一职不宜由王室人员担任，并准许政党进行公开活动。”此前，达乌德已任首相多年，与查希尔国王是堂兄弟关系。

达乌德于1965年被辞后，对国王极为不满，由过去比较中立的立场（用他的话来说即“用苏联的火柴点燃美国香烟”），转而靠拢苏，提出“搞社会主义”的口号，并从积极组织地下活动的、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公开支持苏联的政治与文化渗透。达乌德此举实为孤注一掷，无疑于引狼入室，引起一系列后患。

1965年《人民报》获查希尔政府批准正式出版发行，主持人是塔拉基一伙，他们藉机宣布正式成立人民民主党，塔任领导人，但实际受达乌德背后操纵。达受苏联支持，因苏深知达在阿政界和军界都有深厚的基础。

莫斯科领导人一贯在阿采取挑拨离间的手法，人民民主党成立后不久也即分为对立的两派——人民派和旗帜派。人民派的主要成份是村镇居民、开明地主、部族头人，操普什图语，其成员在军队中很多。旗帜派成员多为大城市居民、知识分子、部族头人，多操达里语。

苏联打着马列主义旗号，在以上两派及知识分子中大肆宣传“阶级斗争”，其目的在于挑起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的矛盾。鉴于阿民族、语言复杂的社会背景，极易挑起派别斗争，因此除上述两派之外，又产生了另外两党——“反民族压迫党”（Situm Milli）及“阿民族主义党”（Afghan Milliat），前者成员多操达里语，后者操普语。

以上三党四大派，实际上都得到苏联的支持，受苏煽动，结果造成阿国内派别纷争骤起，民族矛盾加剧。

与此同时，苏又大肆煽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支持阿民族主义分子提出的与巴基斯坦西部普什图族聚居地区合并，肢解巴基斯坦的主张。所谓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是第二次抗英战争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当时虽然阿人民获胜，英军被迫撤出阿国境，但阿统治者奉行妥协政策，1893年阿卜杜·拉赫曼国王在英威胁下签订“杜兰协定”，重新划定阿国界，将今普什图尼斯坦地区划入印度，印巴分治后归巴，包括现在巴西北边境省地区。

总之，苏联这样做的目的是竭力挑起阿国内与国外的争端，惟恐阿天下不乱。

1973年7月，苏劝查希尔国王出国治病，仅隔三日，达乌德即发动政变，任“共和国总统”。这实际上是克里姆林宫一手策划的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参加政变的主要军官有5名人民派成员，14名旗帜派成员。

查希尔自1933年继承王位，执政41年。在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他能使一个民族矛盾错综复杂而又为西方扩张势力所拉拢和争夺的国家始终保持统一和中立，足见他不是平庸之辈，相反他是一个很精明能干、有政治远见的统治者。新中国建立不久，他的政府即毅然与蒋介石政权断交，于1955年1月与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苏联虽多年来一直竭力将触角伸向阿富汗，但始终未能得手，这一次终于假达乌德之手赶走了查希尔，正式敲开了这个高山王国的大门。

在莫斯科的支持和授意下，人民派、旗帜派、阿民族主义党等各派一致吹捧达乌德为“英雄”、“伟大领袖”。但人民派由于过去在达乌德任首相时受到过镇压，故有些人仍对达心懷旧恨，而达对人民派也不予信任，只倾向于旗帜派。在苏联的指示下，达本打算组成一个两党政府，一个是由他

亲自领导的旗帜派，一个是由塔拉基领导的人民派，但遭到抵制，因此，达乌德自己又另组建一个“民族振兴党”。

达乌德是一个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原只想凭借苏联支持达到上台的目的。他很清楚他与苏之合作，不过是半路夫妻，难以持久。而苏也只不过利用他的影响，以便公开插手阿富汗事务，迟早还要抛弃他，因为达乌德这个反共老手无论从那方面说与共产主义也挂不上钩。总之，达与苏之合作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达为防患于未然，很快便着手与巴基斯坦改善关系，随之又与沙特阿拉伯、伊朗、科威特等伊斯兰国家恢复往来，此外还派遣军事人员到印度、埃及和美国接受训练，旨在摆脱在国内事务中受苏联的左右以及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1977年5月，在克里姆林宫直接操纵下，人民派、旗帜派、反民族压迫党合并为“人民民主党”。达乌德感到政治威胁，便公开邀请反苏的“伊斯兰运动”流亡国外的领导人回国参政。虽谈判未成，但此举却促使苏决心迅速除掉达乌德。在苏策划下，1978年4月27日，达乌德被枪杀，塔拉基上台当共和国总统，宣布“无产阶级革命在阿富汗取得了胜利”。曾先后30余年与苏联“友好、合作”，谋求支持与保护的达乌德及其一党自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四月革命”有苏联支持的背景，故也遭到阿抵抗力量的公开反对。

人民民主党上台后，人民派与旗帜派的斗争日趋激化。苏联建议人民派在国内执政，旗帜派领导人出国任驻外使节，卡尔迈勒作为旗帜派首领只当了3个月副总统便改任驻捷克大使。塔拉基趁机在国内大抓其权。不久，旗帜派其余领导人如穆罕默德·巴里亚利、努尔·阿赫迈德·努尔等也纷纷被

逐国外。

苏联此举有三个目的：1.减少两派公开和直接的冲突。
2.加强人民派实力，在国内巩固新政权，以便于苏大力渗透。
3.进一步分离两派，使其保持对立的形势，同时将旗帜派作为一后备棋子，一旦人民派不得力便可立即换马。

在卡尔迈勒等人出国只几个星期之后，塔拉基便宣布粉碎了一场旗帜派的阴谋政变，将众多的旗帜派成员逮捕入狱，并指控国外旗帜派成员为美中央情报局间谍。旗帜派在国内下狱的有现阿总理苏尔坦·阿里·基什特曼德、帮助达乌德政变上台的主要军官阿卜杜·卡迪尔将军等。

塔拉基在迫不急待地消除旗帜派势力的同时，对自己大树特树，自誉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阿富汗的列宁”，报上刊出塔为自己祝寿的生日蛋糕比他本人还高，顶端覆有奶油制成的国旗图案。这说明其个人野心已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未过多久，旗帜派便在苏默许下发动了一场未遂政变。在这场政变中，苏联两面三刀，虚实莫测。苏最初支持旗帜派，欲使之与塔拉基抗衡，而一旦看到旗派的支持者不多，便来个180度转弯，事先将政变计划透露给塔，塔闻讯便公开镇压，杀害旗派分子，两派间的仇恨更加加深，斗争日趋白热化。

据一些阿人士分析，苏当时心情矛盾：一方面因担心塔愈来愈高傲自信，可能会失去对他的控制；另一方面又想尽可能不失去对他控制的情况下，干脆搞掉旗派，谋求阿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实行一派掌权，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各地揭竿而起的抵抗力量。因苏联深知他们是最难对付的对手，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面对以上情况，苏看到再想利用旗派反塔已不可能，而塔之人民派的离心倾向却愈演愈烈，于是又生一计——在人民派内部进行离间，使其一分为二，即塔拉基派与阿明派。这样，一向自誉为磐石般团结的人民派就分裂成两个对立派。

1979年初，阿明的老朋友——苏驻阿大使普扎诺夫透露给阿明说塔拉基指控他为中央情报局特务。阿明求计于苏大使，普扎诺夫告诉他，最好给美国来个突然袭击，以表明自身的清白。为此，阿明决定从美驻阿大使身上下手。美大使阿道夫·杜柏斯(Adolph Dubs)也一直在拉阿明。

1979年2月中旬的一天早晨，阿明之侄穆罕默德·纳伊姆·哈里基·杜斯特(Mohammad Naim Khaligi Dost，喀布尔交通警察总署署长)，绑架了美国大使。当时美大使正从美“文化中心”去使馆，半途中被劫持到喀布尔饭店。

据一位名叫阿克巴尔·詹·塔尼(阿内政部长法吉尔之侄)的目击者说，他当时正在饭店值勤，在事件发生的前3天，突然来了一批苏联“游客”，包下了几乎全部客房。塔尼说他亲眼看见美大使在苏卫兵簇拥下进入饭店并被押上2楼，一直审讯到中午。他说，在审讯的同时，有4名政治犯被从普里查尔希(Puli-Charkhi)监狱押至饭店，进门即被警察击毙，而苏联卫兵则同时开枪打死美国大使。这场闹剧被阿政府宣布说，4名犯人是绑架者，他们杀死了美大使，当场即被警察击毙。

苏联策划这一绑架事件的目的是：1.使人民派与西方国家的一切关系中断。2.铲除美驻阿大使杜柏斯，因他是个苏联通，他在阿对苏极为不利。3.使塔拉基更加恼恨阿明，因他使塔拉基政府在全世界面前丢丑。

1979年9月，塔访问古巴之际，苏联顾问策划于塔返阿之前干掉阿明。塔为除掉阿明，返阿途中在苏联停留了一天，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安排杀死阿明的具体计划。

9月16日，苏大使普扎诺夫、阿陆军部队苏联顾问加里洛夫(Garilov)将军、空军顾问波拉夫斯基(Pavlovsky)将军及阿利夫·沙托诺夫(Arif Shatyanov)少校，同塔拉基在总统府会见，塔的亲信正准备在此对阿明下手。但阿已事先得到消息，因他的手下人赛义德·达乌德·塔仑(Sayed Daoud Taroon)已打入了塔的亲信队伍。在一场枪战中塔仑及阿明一保镖被打死，另一保镖瓦兹里(Mohammad Qasim Waziri)受重伤。阿明匆忙背起瓦兹里，在司机帮助下驱车逃到国防部。

塔谋害阿明的计划未成，阿明从国防部打电话给塔，要他投降，结果塔被捕，苏大使普扎诺夫被逐，限一周内离阿。10月4日，塔被枪杀，打死他的人是阿明手下的一名上尉军官——鲁兹汗(Rozi Khan)。但事后阿明与苏联官方机构同时宣布塔拉基因病死亡。

苏本欲将计就计，支持阿明，许诺给他以政治、军事及财经援助，但未及一月就发现阿明也同样对抵抗力量束手无策，情况甚至较前更糟，抵抗力量在各地迅速发展。同时阿明对苏也心怀不满，余怒难消。在这种情况下，苏于1979年10月底又策划除掉阿明，但表面却不动声色，只透露给阿明说，塔拉基的人正准备袭击他。

这期间，苏还竭力除掉一些阿人民党内对苏干涉阿内政不满的成员，如：国内商业理事会主席、人民党中央委员劳尔·巴尚(Lal Badshan)、退伍将军马吉德·斯品加尔(Majid Spinghar)、党中央委员巴雅达(Suliman Bayadagh)、阿民

族党头子法哈德 (Ghulam Mohammad Farhad) 等都被阿明逮捕入狱。

1979年12月17日,阿明之侄阿萨杜拉 (Asadullah Amin, 中央情报部长及外交部第二副部长) 被苏策划的阴谋害死。事情经过是:阿明家庭厨师及一女医生都是苏联人,他们在阿萨杜拉的食物中下了毒,阿中毒后被送往塔什干医院,当晚即绝命。过后,苏告诉阿明说,这一谋杀案是塔拉基的人干的。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苏联对阿从逐步渗透到幕后操纵,不仅用心险恶,而且也是不择手段的。

二、苏对阿武装占领和直接控制

苏决心加速侵阿步伐不惜诉诸武力的原因在于:1.看到阿明在抵抗力量的斗争面前束手无策,形势不妙。2.不甘心自己30余年苦心经营的结果毁于一旦。因此决定将一切罪名统统归之于阿明,以武力侵阿,使出最后一招。

1979年12月23日,苏军已做好侵阿准备。12月24日,帕普丁 (Viktor Smenovich Paputin) 被苏任命为阿明的第三任顾问。同一天,在加里洛夫将军指挥下,据说约5000人组成的苏炮兵部队在“军事演习”的掩护下进入阿境内。

一位现在被阿抵抗力量游击队拘押的苏军官马什科夫 (Sergei Nikolayovich Mashikov) 对记者说,从当时他的上级军官处得知,由于阿明拒不会见新到任的苏联顾问,于是苏军队于12月27日大举入侵,杀死阿明。其实阿明的食物中早于24日就已被下了毒药,他根本无法出离家门。

28日及29日,大约6万名苏军从陆地入侵,15000名苏军空降至阿境内。这是苏使馆外交官哈约托夫 (M.

S Khayotov)后来向外界透露的。

塔斯社曾大肆宣传苏联是受阿合法政府邀请出兵阿富汗镇压叛乱的。对此，阿抵抗人士讥笑说，按照苏联的这个说法，那就是阿明自己邀请苏军去把他杀死的，因他当时正是所谓阿“合法政府”的首脑，这真是荒谬的逻辑。

苏联只意识到塔拉基时期的土改等改革的政策及改换国旗等决定很不得人心，但却始终未看到阿人民的民族意识与伊斯兰教的传统观念同他们的革命口号格格不入，他们没有看到阿民族的和宗教的特点。因此，入侵之后遇到了与在捷克相反的结果，阿全国掀起了空前的反苏高潮。

苏入侵后首先宣布撤销土改政策，许诺凡支持政府反对抵抗运动的部落头人、地主官僚，都可永远保留土地所有权。但这一措施并未能奏效，强烈的宗教意识与民族意识仍使得苏联占领者遭到阿全国大多数人的反对。苏的武装占领大大激化了早已在阿人民中存在的反抗情绪，苏为平息反抗情绪，曾多次要召集阿富汗传统的具有最高权威的加尔格大会（即国民长老会），以取得阿人民的支持，但均告失败。

阿现政权的组成实际上是旗帜派、反民族压迫党以及塔拉基追随者的大杂烩。苏虽也曾多次努力撮合调解，但不仅未成功，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1985年11月，阿又曾发生一场未遂政变，结果有56名高级军官被捕，其中有几名阿将军级军官，他们被指控阴谋推翻现政权。4名为首的将军是：前国防部长哈利尔(Khalil)、卡迪尔(Abdul Qadir)将军、古尔朗(Gulrung)少将和加法尔·萨梯尔(Jaafar Sartir)少将。参加政变的有第15师（坦克师）、第4师（坦克师）以及国防部情报总署。他们计划攻击的目标是党中央及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同时攻占喀布尔电台，